

易胆大闹龙门镇

魏明伦 编剧

四川人民出版社

1236.717

17

3

易胆大大闹龙门镇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25插页1 字数41千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书号: 10118·422 定价: 0.21 元



三和班主角染病，易胆大（杨先才饰）应邀前来唱《八阵图》，但被当地浑水袍哥刁难，劫持而去。

名优九龄童（陈树根饰）染病呕血，特邀师兄易胆大前来唱《八阵图》。易刚到又被劫持而去，九龄童被迫上场，结果累死在台上。





九龄童抱恨而终，花想容（余从厚饰）悲不欲生，骆善人（张忠华饰）吊孝心怀叵测，易胆大抚孤立誓复仇。

（自贡市川剧院 演出）
（孙 玲 摄影）

满 台 荒 唐 戏 ，
一 把 辛 酸 泪 ！
破 涕 为 笑 脸 ，
乐 极 复 生 悲 ……

时间 昏昏浊浊之年，渺渺茫茫之月，麻麻杂杂之时。

地点 堂堂天府之国，巍巍水陆码头，雅号龙门镇，别名扯谎坝。

人物 易胆大 传说中的著名川剧艺人。

花想容 女伶、三和班台柱。

九龄童 花想容的丈夫、三和班当家文武小生。

易大嫂 易胆大的妻子、女伶。

打杂师

花 脸

小 丑

武 行

琴 师

锣鼓匠

骆善人 士绅、官宦世家，清水袍哥，三教九流之类。

麻大胆 恶棍、土匪出身，浑水袍哥，八大金刚之流。

麻五娘 麻大胆的老婆，龙门镇特产“宝贝”。

麻老么 麻大胆的兄弟，麻家二掌柜。

张管事 骆善人的心腹。

骆府家丁

麻家狗腿

堂 倌

轿 夫

小 贩

和 尚

道 姑

裁 缝

风水先生

幕次

第一幕 名优之死

第二幕 立志复仇

第三幕 一闹茶馆

第四幕 二闹坟山

第五幕 三闹灵堂

第六幕 乐极生悲

第一幕 名优之死

〔大幕前，打杂师站到台口，向观众抱拳施礼。〕

打杂师 列位来宾，本来该开戏了，对不起，镇上达官贵人尚未光临。骆府老太爷还在做诗，麻家大五爷还在打牌。请来宾稍等片刻。我三和班初到贵龙码头，列位麻布口袋装盐巴——包涵（咸）包涵（咸）。

〔花脸急上。〕

花 脸 打杂师，打杂师，骆府老太爷来了！

〔小丑急上。〕

小 丑 打杂师，打杂师，麻五爷来了！

打杂师 （向内）吹哥，唢呐接客。（向观众）马上开戏。

〔打杂师等退入大幕。〕

〔大幕启：万年戏台，上下马门。一副对联：“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横额“梨园三和班在此作场”。锣鼓匠们坐在三星壁前敲锣打鼓。〕

花想容 （内放马门腔）

君去也，奴来迟。

〔打杂师撩开门帘，花想容扮陈姑上。〕

花想容 （唱）

两下相思各自知。

见面好把衷肠叙，

忙到河下顾船只。

（绕场，白）艄翁，打舟来！

小丑 （内应）来了！

〔小丑扮艄翁上，刚出马门亮相，忽然，台下有人吆喝。麻大胆带人在观众席中出现。〕

麻大胆 搁倒，唱的啥子戏？

小丑 （摘下髯口答话）陈姑赶潘，《秋江》。

麻大胆 码头上点的《八阵图》，你们唱《秋江》。老子不看。弟兄伙，打上台去！

〔麻大胆带人上台大打出手。锣鼓匠们纷纷保护花想容躲进马门。打杂师和小丑被麻家狗腿抓住。骆善人飘然而出，劝阻麻大胆。〕

骆善人 老弟息怒，动不得武。

麻大胆 骆老，戏班子无理，休怪麻某无情。

打杂师 骆老太爷做个好事，把麻五爷劝住，打不得呀。

骆善人 老弟拳头一挥，焉有人乎？有话好商量。（和颜悦色）打杂师，今天麻五爷早就点唱《八阵图》，你们为何临时改戏？

打杂师 回骆老太爷话：九龄童劳累过度，昨夜吐了几口

血。《八阵图》实在不能上。

骆善人 难怪难怪。（低语）去，把九龄童两口子请出来，跟麻五爷说几句好话，我才好帮你们调解。

打杂师 是、是。

小丑 （与打杂师旁白）骆老太爷才是善人伯伯呀。（进马门）

骆善人 人吃五谷生百病。诚然，诚然，秦叔宝也怕害病……（与麻耳语）尉迟恭惯于装疯！

麻大胆 明白了！（唱“滴溜子”）

九龄童，九龄童装疯迷窍，
花想容，花想容自命清高。
戏班子不受八抬轿，
核桃性只服钉锤敲。
大吼一声刀出鞘，
各人码头各人毛！

骆善人 （唱“驻马坪”）

稍安勿躁，
老弟心事我明瞭。
醉翁不在杯杯酒，
意在佳人步步娇。
和事佬，微微笑，
鹅毛扇，轻轻摇。
如此这般好好好，
何必要刀？（耳语）

麻大胆 高见，高见。

骆善人 总而言之，做事要盖脚背。

麻大胆 多承关照。

骆善人 还有许多修桥补路之事，等我前去料理。这台《八阵图》，让你老弟捧场罢了。

麻大胆 送骆老。

骆善人 留步。（飘然下，张管事随下。）

麻老么 哼，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五哥，他想提你的上股子啊！

麻大胆 笑话，哥子们凭着一身胆量，占了龙门镇半边地盘。姓骆的只会“之乎也者”，想同我麻大胆掰手劲吗？请他陪老子舍身岩！

麻老爷 哈哈，亮出这张天牌，扫它骆府的面子。

麻大胆 莫忙，哥子们今天另有心事。骆老头知趣，帮我抱膀子，算是落了教的。暂且陪老头打和牌，摆开《八阵图》，先整九龄童。

〔打杂师引花想容上。〕

花想容 麻五爷。

麻大胆 小旦还没有下装吗？五爷今天不看你的《秋江》，要看你男人的《八阵图》。

花想容 他在吐血，不敢上啊。

麻大胆 那就把东家请出来，退包袱。

花想容 我们班子，这回没得东家。

麻大胆 那又是哪个的呢？

花想容 （背唱“华秋儿”）

明知故问，
忍辱含羞诉苦情。
三和班生意赔本，
戏东家停业关门。
我夫妻有路可奔，
下四角无法谋生。
九龄童于心不忍，
出面来一肩担承。
租行头，凑押金，
跑乡镇，到龙门。
写下了会戏十本，
收定钱全班平分。
顾众人。
只说是一帆风顺，
谁料他疾病缠身。

麻大胆 用了码头上的钱，又装病抽吊台。麻五爷的泡糖，
就是这样吃得下去吗？

花想容 五爷，他真的倒床，只有半条命了。

麻大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花想容 五爷呀。（唱“其二”）

再告哀怜，
劳累过度难起身。
龙门阵连唱几本，

本本是文武小生。
红梅阁、黄金印，
盗冠袍、盗银瓶……
前天唱落魄英雄遇万岁，
昨天唱落难公子遇千金。
看今朝落难戏子无人问，
马门内名优呕血困风尘。
秦琼病了有马卖，
艺人病了无分文。
空呻吟，
陆逊困阵有人救，
九龄童困阵求谁人？（饮泣）

麻大胆 小旦一哭，五爷的心就软了。好，你男人的《八阵图》，免了免了。

花想容 多谢五爷。

麻大胆 不过，要请你帮他唱个戏。

花想容 我唱我唱。随便五爷点啥子戏，我来唱。

麻大胆 来嘛，随五爷回到麻记茶馆，陪我唱个游龙戏凤！
（动手调戏）

〔九龄童撩开马门呼：“住手”！

〔九龄童手拄拐杖，挣扎上前护住妻子。

九龄童 麻五爷，戏班子人穷骨头硬，卖艺不卖身。

麻大胆 英雄、硬汉。我说你不出来，出来就好，弟兄伙等着看你的拿手好戏。

打杂师 五爷，你看他这一身病，咋个唱得？

麻大胆 用了钱就要唱，不唱退包袱。弟兄伙，把全班人抓出来，一个一个还老子的价钱。

九龄童 何苦逼迫全班人，有事找我九龄童。

麻大胆 名角既然乘担子，就请一担乘到底。

九龄童 麻五爷，你究竟要看哪本戏？

麻大胆 早就点了《八阵图》。

九龄童 等我师兄一到就开戏。

麻大胆 你师兄？

九龄童 他来唱。

麻大胆 唱得下来？

九龄童 包打包唱。

麻老么 一根翎子凤点头啊？

九龄童 有！

麻老么 “硬背壳”？

九龄童 有！

狗 腿 “倒硬人”？

九龄童 有、有、有！

麻大胆 嘿，半天云杀出个师兄来？

麻老么 管你师兄师妹，我们今天不看别人的，专门看你的。

九龄童 岂有此理。你们点的《八阵图》，我们唱个《八阵图》。不管谁人上场，只要绝技到家，手手亮彩，来宾叫好，内行点头，就算是还够了你们的价钱。

麻大胆 （语塞、试探）时辰不早，你师兄何在？

九龄童 稍候片刻，自会赶来。

麻大胆 过了片刻，他若不来？

九龄童 这个……（决然）我就唱。

麻大胆 临阵莫拉稀？

九龄童 拚命也出场。

麻老么 一根翎子凤点头？

九龄童 有！

麻老么 “硬背壳”？

九龄童 有！

狗 腿 “倒硬人”？

九龄童 有、有、有！

麻大胆 名角，值价。五爷端把椅子，坐在台门口捧场。唱得好，码头上给你放火炮。

〔麻大胆带人下。花脸，小丑暗上。〕

花想容 师兄该要来哟？

小 丑 他在四喜班，离此百里之遥，今天恐怕赶不拢啊。

花 脸 （自告奋勇）有饭大家吃，有祸大家当。易师兄远水难救近火，这台《八阵图》我来唱。

小 丑 你唱不该我唱！

打杂师 你唱不该不唱！

九龄童 隔行如隔山，老少师傅不用争了。易师兄不来，只有我亲自出场，大家才能解围。走，我扮起装等候罢了。（踉跄几步）

花想容 （急扶）你不能冒险啦。

九龄童 不必替我担心，要为全班着想，懂事些。（进马门，众人随下）

花想容 （望眼欲穿）师兄，你还不来哟！

易胆大 （应声）来囉！

〔易胆大背一双靴子，从台下穿过人丛，跃上舞台。

〔麻家狗腿急上，卡住两道马门，不准进出。麻老么带人挡住易胆大。

麻老么 此路不通！

易胆大 好狗不挡路，借光借光。

麻老么 搞啥子纲的？

易胆大 （指靴子）搭班子的。

麻老么 唱哪一行的？

易胆大 生旦净末丑，昆高胡弹灯，五皮齐的先生。

麻老么 出门人灯笼高照，眼下什么时候？

易胆大 昏昏浊浊之年，渺渺茫茫之月，麻麻杂杂之时。

麻老么 隔场五里，先问盐米。脚下什么地方？

易胆大 堂堂天府之国，巍巍水陆码头，雅号龙门镇，别名扯谎坝！

麻老么 可知本码头的水性？

易胆大 久闻。隆昌出猪儿，松潘出狗儿，贵龙码头出了几个大头猫儿——骆太爷的面子，麻五爷的胆子，麻五娘的镜子，舍身岩的鬼影子；外搭一帮狗腿子！

麻老么 哟，指着山寨骂贼子，好大胆的戏班子。

易胆大 麻布洗脸——粗相会，言语失敬，少时下装之后，拐拐上喝茶……

麻老么 站倒，朝哪里拱？

易胆大 噫，你们要看《八阵图》，师弟身体欠安，我来帮唱。

麻老么 你这副打扮，敢登大雅之堂吗？

易胆大 好先生不在穿着上。撩开马门，浑身都是戏。

麻老么 你分明是个跑滩卖膏药的。滚，格外找事。

易胆大 （正色）你们让开些，我要去帮师弟“倒硬人”！
（拨开狗腿）

麻老么 不听招呼。弟兄伙，抬他的“硬人”！

〔狗腿抬起易胆大。〕

易胆大 扯谎坝的生意，好烫啊！（被抬下）

〔狗腿放开马门，打杂师和锣鼓匠们出。〕

打杂师 听见易师兄的喉咙，他来了吗？

麻老么 来了个跑滩卖膏药的，想臊你们三和班的堂子。我把他么起走了。

打杂师 （望易胆大去向）哎，哎……

麻大胆 （上）时辰已到，开戏。

狗腿 开戏，打鼓匠，打响。

〔锣鼓匠被迫打响。麻大胆、麻老么分坐两边台口看戏，狗腿子噓风打哨。〕

九龄童 （内唱“西皮导板”）